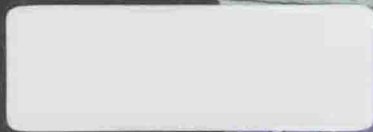


LIAR & SPY

# 窗后的少年

[美] 丽贝卡·斯戴德 著 王良秀 译



南海出版公司

# 窗后的少年

[美] 丽贝卡·斯戴德 著 王良秀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窗后的少年/[美]斯戴德著;王良秀译.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4.11  
ISBN 978-7-5442-7458-6

I. ①窗… II. ①斯…②王…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22895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4-081

Liar & Spy by Rebecca Stead

Text copyright © 2012 by Rebecca Stead

Jacket art copyright © 2012 by Yan Nascimbene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andom House Children's Books,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 窗后的少年

[美] 丽贝卡·斯戴德 著

王良秀 译

出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杜益萍  
特邀编辑 秦 方  
装帧设计 江宛乐  
内文制作 田晓波

印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张 7  
字数 104千  
版次 2014年11月第1版  
印次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42-7458-6  
定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 目 录 | CONTENTS

- 关于命运的科学单元 /1
- 各位! 各位! /3
- 和你一样大的男孩 /9
- 奥先生 /12
- 侦探俱乐部 /19
- 塞弗 /23
- 美味幸运符 /29
- 咸味 /37
- 叔叔 /45
- 又苦又甜 /58
- 鸡肉是从鸡身上来的 /65
- 发轻音的字母 G /80
- 重整旗鼓和猛击 /88
- 现场调查 /96
- 全局图 /106

鲜味 /118  
第一次非法侵入 /125  
蓝色 /132  
第二次非法侵入 /145  
加热 /151  
来自大厨的讯息 /159  
第三次非法侵入 /162  
X 先生 /170  
游戏规则 /177  
蓝队 /183  
味觉测试 /186  
咚咚，咚咚 /193  
如何让飞机着陆 /205  
好故事，坏故事 /209  
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 /213

## 关于命运的科学单元

曾经有这么一张荒谬至极的人舌图，展示的是我们的舌头怎样品尝出不同的味道，比如舌头两侧对咸味敏感，舌头前端对甜味敏感，舌根对苦味敏感。一百多年前的某个家伙绘制了这张图，从那以后，大人们就强迫孩子把它记住。

但这张图本身却是错的——完全错误，一点道理都没有。事实证明，我们所有的味蕾几乎都一样，它们都能尝出所有味道，而且分布在整个舌头上。七年级的自然课老师兰道先生打开一幅又破旧又愚蠢的人舌图，解释着有史以来人们怎样误解了味觉科学。

今天班里所有的同学都在全神贯注地听讲，就连画

画的鲍勃·英格里希也不例外，因为这是第一次讲“我们的味觉”，也叫作“关于命运的科学单元”。他们都相信在接下来十个教学日里的某个时刻，这间教室里至少会有一个人将发现他或她的宿命：真挚的爱情或悲惨的死亡。

没错，就这么两个选项。

画画的鲍勃·英格里希真名叫罗伯特·英格里希。还在四年级的时候，我们的老师戴娅玛提斯女士开始叫他“画画的鲍勃·英格里希”，因为他总是用极细的三福记号笔浑然不觉地涂鸦。戴娅玛提斯女士会说：“画画的鲍勃·英格里希，可以做一下八的乘法吗？”她的任务就是确保我们每个人上完四年级后都能以闪电的速度做乘法。从那以后，大家就都这么叫他了。

就在其他同学把注意力集中在兰道先生所说的一字一句上时，我看着这张错误的舌头图，倒是有点希望它不是错误的。那些粗黑的箭头标示着酸味在这里、咸味在那里，就好像世间万物都有个正确的位置一样。这也很好，总比最终被证明的人类舌头无章可循强。

各位！各位！

星期五下午最后一节是体育课。我和华纳女士一直都通过击掌来庆祝星期五的到来，每周如此，因为我讨厌上学而她讨厌上班，我们都盼望着星期五。

我们打着排球，外加感叹号。华纳女士在体育馆大门外的白板上写着：**排球！**

这个词的样子和二楼的味道——午饭结束后食堂的味道交织在一起，在我脑海里激起了一种回声，像是远方的呐喊。

早晨食堂闻起来是油炸味和甜味，像炸鱼条和曲奇。午饭过后就不同了，我猜更像是孩子的汗味和垃圾的臭味混合在一起的味道。或者也许是这样的：午饭后，食堂



里没有将来的味道，只剩过去的味道了。

排球！

华纳女士双手撑在膝盖上，在球网边像疯了一样笑着对孩子们喊着。“快！”当伊莉莎·道南挥动前臂对球奋力一击时，她喊道：“好球！”

如果你不认识华纳女士，你就不会相信世界上竟然有这样的人。也许她在实践我妈妈的著名理论——如果没事多笑笑，你真的会开始感到快乐。妈妈总跟我说要微笑，希望我变成一个乐呵呵的人。说实话，我觉得那样挺烦人的。不过我明白自从她和爸爸宣布我们不得不卖掉房子后，她对我的事就格外敏感，甚至录制了一堆《美国家庭滑稽录像》给我看——微笑疗法。

我跟妈妈说，求求你把你的神奇疗法留在医院用吧！她是重症监护室的护士，必须每十五分钟检查一次病人的情况。我猜她这种爱检查的习惯很难改变，但我还是会看那些录像，确实能让人开怀大笑。谁看《美国家庭滑稽录像》能不笑呢？瞧瞧那些古怪的动物，还有搞笑的跌跌撞撞。

我计算了一下这场“排球！”还有几次换位就会轮

到我发球，然后扫了一眼墙上装在保护罩里的大钟。我预计下课铃声拯救我的可能性是百分之五十，可接下来我就发现自己站到了后排罚球位，一只手掌努力将球稳住，另一只手准备给它一击。

不要看着球。

眼睛盯着你想让球去的地方。

然而脑子里的警句却丝毫不起作用，因为时间慢了下来，所有人的声音都变了样，好像鲸鱼在水下歌唱一般。

没错，显然是“水下”，我自言自语，不然你想去哪里找鲸鱼？

我该把注意力集中在排球上。

就在要将球击出时，我有了一种感觉，一种预感——我这球至少会落在网那边的某个地方，甚至也许会落在第二排曼迪和盖比之间的大空当，他们俩小心地维持着距离，因为他们偷偷地喜欢对方。

但我想错了！球飞得很高，然后直直下落，撞在了达拉斯·卢埃林两脚之间的地上，而达拉斯就站在我的正前方。我的发球可谓是惨败，有些女孩竟然开始慢慢拍起手来。

拍一下。

停一下。

拍一下。

停一下。

拍一下。

这样的鼓掌颇具讽刺意味。你知道那个著名的哲学问题“一只手拍出来的是什么样的掌声”吗？好吧，我不知道答案，但肯定比拍一下停一下的掌声好。

华纳女士在喊：“各位！各位！”每当孩子们表现得不友好而她不知所措时，她就会这么喊。

达拉斯把球递给我，让我再发一次。我毫不犹豫地将它一掌击出，只想赶紧结束。这次又发得太偏左，出了界。这时铃声响起，孩子们四散开来，这一周结束了。

我晃晃悠悠向华纳女士走去，她正背靠着墙坐在折叠起来的垫子上，在写字板上做笔记。

“G，周末愉快！”她说，“我们总算熬过去了，四十八小时的自由和美好正向我们张望呢。”

华纳女士正在全力让G成为我甩都甩不掉的代号。我的名字写起来是乔治斯，但发音却和“乔治”一模一样，因为后面那个“S”实际上不发音，当然不可避免地有些孩子会喊我“乔杰斯”或“高洁斯”。<sup>①</sup>我无所谓，对一个

---

<sup>①</sup> “我”的名字英文为 Georges。

男孩来说，有比高洁斯更糟糕的名字。

“G，想什么呢？”华纳女士在我眼前挥了挥手，“我跟你说周末愉快。”

“嗯。”我回答，但唯有这次我不愿意去想周末，因为周日我们要搬家，到时候妈妈会在医院，而我是被指派给爸爸的帮手。

华纳女士正对着我笑。“坐下来。”她说，拍拍体操垫子。我索性在地板上躺了下来。

有几个孩子想往大钟上砸排球来欢迎周末的到来。往上面砸球伤不着大钟，因为它有钢丝外罩，但华纳女士仍然尽责地阻止他们。“我去去就来。”她跟我说，然后朝着那群孩子边跑边喊：“各位！各位！”

躺到地板上是个错误，因为那意味着即将死亡，会招来秃鹰。即便不是死亡，那也意味着失败。如果招来的不是秃鹰，那就是达拉斯·卢埃林。

达拉斯站在我身边，眨眼间他的一只脚就压在了我的肚子上，定格在那里。

“球发得不错嘛，高洁斯。”

这是明摆着欺负人——几周前妈妈看到有人在我笔记本里的分角器上写的东西时就是这么说的。我自己绝不会把这些东西拿给她看，可她有时候会翻我的东西，

用她的话说是“了解你”。

达拉斯的运动鞋停在我胸口下面柔软的地方。疼。我轻轻地呼吸，因为我不想被他的脚跟伤到任何内脏器官。

“反正我们要输了。”我跟他说，尽管我也不清楚是否真的如此。

“是平了！”他咆哮道。我想耸耸肩，但仰面躺着加上有人拿脚抵着你的胸口时可没那么容易。我想跟他说我确信地球的命运不会取决于一群七年级学生是否赢了一场在布鲁克林一所散发着上百年午饭味的老学校里举行的排球比赛。

但我没说，而是两手抓起他的脚踝往上一举。最近一年的早晨我一直在和爸爸练哑铃——就是那些放在爸妈床底下的蓝色塑料小哑铃，不过有累积效应。达拉斯徒劳地挥舞着胳膊，然后撞在了地板上。

这纯粹是毫无敌意的条件反射，我从没想过要伤害他。我知道对我们俩来说这些很快就会成为遥远的回忆，但痛就是痛，我还是想避开。

## 和你一样大的男孩

周日早晨，我站在公寓大楼的大厅里看着搬家公司的人进进出出。爸爸说是让我挡门，但门用一块伤痕累累的三角木撑着，让我想起幼儿园里的积木区。我真正做的是低头看着三角木，回想以前我和杰生一起用积木堆出长长的汽车坡道，而现在杰生却穿得像个玩滑板的人，尽管他实际上并不会，而且不管什么时候卡特·迪克森或达拉斯·卢埃林喊我高洁斯，他都只是站在一旁。

我把身子探出大厅门外，把人行道前前后后看了个遍，外面明晃晃的，树木在人行道上投下阴凉的影子。

爸爸在搬家公司的卡车上，以确保家具能够被有条理地搬出来。我站在门边看管我的木楔子，我猜他和我

发挥的作用差不多大。

我听到一个声音，有点滑稽有点尖锐的嗡嗡声，我想或许已经听到好一会儿了，只是没有意识到。应该有个词来形容这种感觉——就是当你听到什么，同时意识到它已经在你脑海里不知不觉回荡了五分钟了。

我环顾四周想找到嗡嗡声的来源，首先是头顶上有些年头的黄色吊灯，然后是墙上铮亮的银色对讲机，是那种带着一个键盘和一个小摄像头的对讲机，可以让公寓里的住户看到大厅里的人，再决定要不要让他们进来。爸爸已经教过我怎么用这个东西了。

我往对讲机走近了一步，嗡嗡声就停了。

我又开始想杰生，六年级结束前他一直是我每天结伴回家的好朋友，后来他去野外露营了七个星期，九月份就开始坐到那张“酷桌子”边，就像他一直坐在那里一样。

忽然，从头顶上某个地方传来好一阵响声，嘎嘎声、咔咔声和咚咚声奇怪地交织在一起，在铺着瓷砖的大厅里回荡，然后就见到两只狗出现在楼梯顶端的平台上，一只大黄狗，一只小黑狗。一个和我差不多个头的男孩跟在后面，一手牵着拧在一起的狗链，另一只手紧紧抓

着楼梯扶手。

我贴着门站着，以为两只狗会拉着那男孩从我面前经过，从前门出去，但它们没有。相反，它们拽着他几乎转了个圈，去了楼梯下面。狗狗身体转得很快，让他单脚跳了好几秒，差点跌倒，就像动画片里那样。

楼梯下面的门是关着的。两只狗在门前等着，尾巴摇呀摇，而那男孩看都没看我一眼，费劲地从牛仔裤前面的口袋里掏出一大串钥匙，挑出其中一把，打开锁，推开门。我看到还有一段楼梯通往下面。

两只狗奔跑起来，把男孩拽下楼梯，门在他们身后砰地关上，声音很响，然后一切又恢复了平静。

我知道要是爸爸刚才在这儿会说什么，他不会提那些古怪的事情——比如狗狗如何径直奔向楼梯下面神秘的门，或是那个孩子的钥匙圈有多大。

爸爸只会说：“看啊，乔治，和你一样大的男孩！”



## 奥先生

爸爸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修拉的风景画挂到我们新家的起居室里。其实并不是修拉的真迹，不然我们就是百万富翁了。这幅只不过是博物馆的海报而已。看到它被挂在沙发后面的墙上，和在原先房子里的位置一模一样时，我感觉好多了，我想它也觉得舒服不少。

两年前的夏天我们去了趟芝加哥，那幅修拉的真迹占据了美术馆的一整面墙。从我们家的海报上，你看不出原画完全是由小点组成的，非常细小的点，凑近看就像一滴滴油墨一样。而当退后几步再看时，你会发现它们组成了一幅完整优美的公园风景画，身着旧式服装的人在其中来来往往，甚至还有一只用链子拴着的猴子。